





自警編

政事類

政事類
 濟人憂
 鎮靜
 信
 救荒
 通下
 辨誣
 獄訟
 財賦
 兵
 制勝

政事

龜山先生語錄云為政要得威嚴使事事齊
 整甚易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
 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
 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
 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見寬政悶人不知
 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

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須
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寬大則胥吏
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
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伯淳作縣常於
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
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错決撻了人
宰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意寇萊公雖有
重名所至之處終日遊宴所愛伶人或付
與富室輒厚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以為
非也張齊賢儻蕩任情獲劫盜或時縱遣

之所至尤不治上聞之皆不以為善唯敏
中勤於政事所至著稱上曰大臣出臨四
方唯向敏中盡心於民事耳

韓魏公勤于吏職簿書文檄檢察研核莫不
躬親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艾功名如此
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
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祿日萬
錢不事事吾何安哉

歐陽文忠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
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為人診

脉按醫書述病證口辯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効則不如貪醫貪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為人診脉不能對病兒服藥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揚州青州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間如傳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者何也曰以縱為

寬以略為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也吾之所謂寬者不為苛急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議者以為知言

張芸叟言初游京師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入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

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復觀之見其枉
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
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
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
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迄今三十餘年
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
望我必為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
一言之報也張又言自得此語至老不忘
是時老蘇父子間亦在焉嘗聞此語其後
子瞻亦以吏能自任或問之則答曰我於

歐陽公及陳公弼處學來

張忠定公詠誨李旼曰子異日為政信及於
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
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
矣行斯四者在乎先率其身不然則民退
必有後言矣

張忠定公曰為政之道府吏曰治未也庶民
曰治未也僧道曰治未也未者識見無私
學古之士曰治斯治矣

張忠定公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

必為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鏤版謂之戒民
集大抵以敦風俗篤孝義為本也

湖上野錄

初張忠定公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
代公公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綏輯乎
始踰年果致神衛大校王均之亂逐冕據
益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會益州馬
公知節徙延安上以公前治蜀長於安
集威惠在人復以公為樞密直學士遷刑
部侍郎知益州事蜀民間之皆鼓舞相慶
如赤子久失父母而知復來鞠我也公知

民信已易嚴以寬凡一令之下人情無不
慰愜蜀部復大治轉運使黃觀以政迹聞
賜詔加獎就改吏部侍郎命謝濤巡撫于
蜀上遣濤諭公曰得卿在蜀朕不復有
西顧之憂

畢文簡公士安端方沈雅有清識所至以嚴
正稱然性謙退嘗謂人曰僕仕官無赫赫
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耳

開封府治京師陳文惠公堯佐以謂治煩之
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

欲其澄也故陳文惠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為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神道碑

呂正獻公公著為郡率五鼓起秉燭視案牘黎明出廳決民訟退就便坐宴居如齋賓寮至者毋拘時以故郡無留事而下情通凡典六郡以為常後雖年高貴重不少替單陋邦也公以愷悌為政不嚴而肅轉運

司輦乳香萬斤配賣郡中公停之郡庫雖符檄督迫竟不為強配

諫議劉公安世初登第與二同年謁李若谷叅政三人同起身請教李曰若谷自守官以來嘗持四字曰勤謹和緩其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其所未聞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來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諫議劉公安世嘗謂予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

因言元祐間嘗謁見馮當世宣徽當世言
熙寧初與陳暘叔呂實臣同任樞密暘叔
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呂實臣
尤善稱停事每事之來必稱停輕重令得
所而後已也事經實臣處者人情事理無
不允當器之因極言稱停二字最吾輩當
今所宜致力不可不詳思熟講也實臣即
惠穆公也

馬永卿問立身仕宦之道於元城先生問家
屬畢曰賢俸祿薄當量入以為出僕復問

請益先生曰漢書云吏以法令為師有暇
可看條貫又不獨可以治人亦可以保身
僕歸檢漢書前語出薛宣傳先生之意以
僕初出場屋行已或犯法且為吏所欺故
有此言

曾子固鞏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
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
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
之期而按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
至縣縣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小

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
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
事在州者督察勾稽皆有程式分任僚屬
因能而使公總攬綱條責成而已蓋公所
領州多號難治及公為之令行禁止吏莫
敢不自盡政巨細畢舉庭無留事囹圄屢
空人徒見公朝夕視事數刻而罷若無所
用心者不知其所操者約且要而聰明威
信足以濟之故不勞而治也吏民初或憚
公嚴已而皆安其政既去久而彌思之

御史中丞彭公思永為政本仁惠吏民愛之
如父母惟不喜矯情悅衆揚已取譽常曰
牢籠之事吾所不為居憲府多所論奏未
嘗以語人或疵其少言惟謝之終不自辯
每謂人曰吾不為他學但幼即學平心以
待物耳

王質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得盜銷鑄者百
餘人以託質質曰事發無迹何從得之宗
旦曰吾以術陰釣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
政以術釣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慙服

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
范忠宣公知齊州齊為山東劇郡屠販劫盜
無虛日人或勉公曰公為政素寬然齊民
兇悍性好剽劫以嚴治之猶不能戢若一
以寬恐不勝其治矣公曰寬出於性若強
以猛治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兇民
取玩之道也齊有兩司理院因繫常滿多
屠販盜竊而督賞者公曰此何不責保在
外使之輸納耶通判州事起白公曰非不
知此第以此輩兇暴釋之不旋踵復紊官

一司矣公曰終當如何曰徃徃待其自以疾
斃於獄中是亦與民除害耳公感然曰法
不當死而在位者以情殺之豈理耶遂盡
呼出立于庭下戒飭之曰爾輩為惡不悛
在位者不欲釋汝懼為良民害復紊官司
也汝等若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
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之歡呼而出轉相
告語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

范忠宣公知襄城縣襄城之民不事蠶織鮮
有植桑者公患之因民之有罪而情輕者

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
所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
懷之不忘至今號為著作林著作公宰縣
時官也

邵伯溫初入仕侍講先生曰凡作官雖所部
公吏有罪必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
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有未
經杖責者宜謹之恐其或有所立伯溫終
身行之

昔錢尚書適為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
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
拜各人進問起居而退錢在書齋中窺見
甚訝之因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
進子弟也錢曰今它處後進必居於位或
與先生並行何以有此公曰昔范希文自
京尹謫守是邦其為政以名教厚俗敦尚
風義為先州人仰慕咸傾嚮之遂以成俗
故至今為尊長者以父兄自處而不辭後
進以子弟自任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此
大賢臨政之效可以為法

晁文元公迥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
危人售進保全固護如免髮膚之傷

張無垢云快意事孰不喜為徃往事過不能
無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

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欲

彼此兩得也

又或問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躁

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

民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於已甚

害

呂舍人本中云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

事尤是先務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

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

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

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

言也王沂公會嘗說契得三斗醞醋方做

得宰相盖言忍受得事也辨志韓魏公語

錄曰欲成大節不免小忍錄語人有忿爭者

和靖尹公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

不可不謹和靖語錄

趙忠簡公鼎之在越也惟以束吏恤民為務
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
可以興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師謂建侯行
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
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鼎之學得
於易者如此至是姦猾屏息又場務利入
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

前輩言蒞官處有三莫之說事來莫故事去
莫追事多莫怕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懇違道不遠未有捨

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常思
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為上如差科之行
既不能免即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
不使搔擾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谷志古
清修集

龍圖梅公摯景祐初以殿中丞出知昭州嘗
著瘴說云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剥下奉上
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
獄之瘴也昏辰酣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
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
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

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雖在
轂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
自知乃歸咎之土瘠不亦繆乎其後鄒道
鄉志全元符中謫昭因其說以為詩

鎮靜

國初趙普為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
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即焚之通衢
李沆常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
利害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爾朝廷
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

所傷多矣元城先生論本朝名相最得

大臣體者惟李沆一人正謂此也且祖

宗之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

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

人且其法度不無少害但利多耳後人不

知遂欲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

曹瑋又在秦州累章求代真宗問王旦誰

可代瑋者旦薦樞密直學士李及上即

以及知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厚有行檢

非守邊之才不足以繼瑋楊億以衆言告

且旦不答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
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中吏執
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
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
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於京師億聞
之復見旦而具道其事且曰向者相公初
用及外廷之議皆恐及不勝其任今及材
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
外廷之議何其易待也夫以禁軍戍邊白
晝為盜於市至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

為異政乎旦之用及者其意非為此也夫
以曹瑋知秦州七年羗人讐服邊境之事
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
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旦所以用及
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摹而已
矣億由是益服旦之識度

胡文恭公宿天資謹靜當大任尤顧惜大體
而羣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
獨厭之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
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謂契丹

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為一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墮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為功在位六年其議論類皆如此

初夏人方議講和韓魏公以謂邊備不可弛請與范公俱出按行遂命公宣撫陝西范

公宣撫河東范公請益兵數萬屯河陽蒲中及以兵從公以為不必請兵之上前議未合退於殿廬中范公猶爭以為非益兵不可公曰若爾則琦乞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騎范公色忿欲再請對道公語公笑止之會杜郵公富韓公贊公說卒不發兵范公亦不必為忤也又別錄云公嘗為門人語此事曰國家事鎮之則靜但敢者少爾如希文亦未免有易動處

慶州軍亂二府入議文潞公曰朝廷施為務

合人心以靜重為先不宜偏聽陛下即位以來厲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者更張之過耳 祖宗法未必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耳王荆公曰所以為此將以去民之害何為不可若萬事墮頽如西晉風茲乃益亂也蓋荆公知公言為已發故力排之

初蜀新亂張尚書至公守襲舊制周列更鋪凡數百所張忠定公即日命罷之人心大安

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大驚調兵築城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促張文定公方平行且許以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峻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為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所調兵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

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
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
黨於湖南西南夷大震

趙忠簡公鼎再相已踰月未見所施朝士或
以此責之公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
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大
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趣死之術也張德遠
非不欲有為而其効如此亦足以為戒矣

信

尹先生

傳

曰事上使下皆以信為主入之不

從者皆已之信不足以取信故也

伊川先生曰仁義禮智四者有端而信無端
為有不信故有信字且如今東者自東西
者自西何用信字只為有不信故有信字
晦庵先生曰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
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
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土
焉其理亦猶是也 又曰以陰陽五行而
言則水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
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

亦無不在也

史太師借曰政之大要曰食曰兵曰信民以食為天一日無食而流離殍餓轉徙於溝壑是食不可不足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無兵以守則雖有險阻必陷於敵是兵不可不足也夫無食何以養民無兵何以守國至於語信則寧去斯二者而信不可失何則信蓋民之司命也彼齊威晉文之霸志在富國是欲足食也志在強兵是欲足兵也而猶待不背曹沫之盟首為伐原之

舉乃能成霸業信之不可無也如此惜乎假之而立霸不能真用其信也人之有生惟死為大事寧使其人死於飢餓死於盜賊而不可一日無信蓋食可一熟而狼戾兵可一日而招集惟信一失則天下有土崩瓦解之勢泮渙離散不可收拾於是時也雖三令五申其誰信乎然則信者真民之司命也

張忠定公問李昉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

也此一任應稍稍爾秀才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

慶曆三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為環慶經略使知環州以屬羗多懷貳心密與元昊通以种世衡素得屬羗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屈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

邪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寢世衡蹴起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邪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又傳云世衡佯醉卧其帳中奴訛與其妻環侍不敢離左右既醒而謂曰我醉此爾何不殺我奴訛泣曰是何言耶惟有一死可報吾父爾自是屬羗無不悅服范文正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其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蕃質子縱其出

八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
徹衛與語不疑

趙元昊死子亮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
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為節度使使
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
下程公琳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
信撫夷狄且亮祚幼然君臣和三將無異
志雖欲有為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
撫之上以為然

陳文惠公堯佐治開封府公以謂治煩之術

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
其澄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
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
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
汝忍為惡邪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
法者重出

通下情

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
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遠郡禁民擅赴闕者
富韓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

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
元昊北走契丹矣

神道碑

張忠定公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蓋
不以耳目專委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
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再詢則事無不審
矣李旼問其肯公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
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
亦十得八九矣

濟人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

必有所濟

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羣兒戲一兒偶墮瓮水
中羣兒譁棄去公則以石擊瓮水因穴而
迸兒得不死蓋其活人手段已見於髫鬣
中至今京洛間多為小兒擊瓮圖

彭公思永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
中則思天下之寒者矣其本源如此故仁
恕之善見於天下而人推其誠長者

范文正公微時嘗詣靈祠求禱曰他時得相
位乎不許復禱之曰不然願為良鑿亦不

許既而歎曰夫不能利澤生民非大丈夫
平昔之志也他日有人謂公曰丈夫之志
於相理則當然鑿之伎君何願焉乃無失
於卑耶公曰嗟乎豈為是哉古人有云常
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且
丈夫之於學也固欲遇神聖之君得行其
道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
推而內之溝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
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
者莫如良鑿果能為良鑿也上以療君親
有也

之疾下以救貧民之厄中以保身長生在
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捨夫良鑿則未之
有也

冬大寒禁中出錢十萬貫以賜貧民范公祖
禹言 朝廷自嘉祐已前諸路皆有廣惠
倉以救恤孤貧京師有東西福田院以收
養老幼廢疾至嘉祐八年增置城南北福
田院共為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然每院
止以三百人為額則京師之衆孤窮者不
止千二百人每遇大冬盛寒然後降旨救

恤則民已凍餒死損者衆矣臣以為宜於
四福院增蓋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委
左右廂提舉使臣預設方略救濟不必專
散以錢計其存活死損以為殿最其天下
廣惠倉乞更舉行令官吏用心賑恤須要
實惠及貧民 上開納焉 家傳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
常曰顥常愧此四字

知制誥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堤民
依丘冢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

一人者予千錢民爭操舟楫盡救之已而
丘冢潰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飢歉
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
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日一次抱至官中
看視又推行之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
為字養故一境間子無夭闕者

葉石林夢得云余在許昌歲值大水災傷京
西尤甚浮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令
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

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得之一
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
乎曰然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識認
耳余為閱法則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
得復取乃知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
棄而不有父母之恩已絕矣若人不收之
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
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
從來書於券付之略為籍記使以時上其
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
能出此術也

閩人生子多者至三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
貲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徃徃臨
蓐以器貯水纜產即溺之謂之洗兒建劔
尤甚四明俞偉仲寬宰劔之順昌作戎殺
子文召諸鄉父老為人所信服者列坐廡
下以奉置醴醴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

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
故生子多以俞為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
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再
任復為立法推行一路後子奉使於閩與
仲寬為婚家法當避仲寬罷去子嘗至其
邑聞仲寬因彼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
迎於郊雖古循吏蓋未之有也律有戒殺
文甚詳行於世

蘇文忠公軾與朱鄂州書云昨王殿直天麟
見過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

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
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
按之水盆中唧嚶良久乃死天麟每聞其
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
者非一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為安
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
接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
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
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已在水盆中矣
救之得免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

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名諸
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且立
賞名入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
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但得初生數
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
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

先是浙民歲輸身丁錢絹細民生子即棄之
稍長即殺之虞公允文聞之惻然訪知江
渚有荻場其利甚博而為勢家及浮屠所
私公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
身丁錢絹以緡計者至一十三萬七千有
奇以正計者一十六萬三千有奇免符下
日九州之民歡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
之樂

憂民

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為秦州居常快
快不事事韓琦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
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

救荒

范文正公皇祐二年吳中大飢殍殣枕路是

時公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矣吳中喜競渡好為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飢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教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叙所以宴游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

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歲飢發司農之粟募民與利近歲遂著為令既已恤飢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

富公弼知鄆州自鄆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

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飢民聚為疾疫互相蹈藉死或待次數

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邵伯溫曰富公使虜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為功至知青州活飢民四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考矣公之所以自任者世烏得而窺之哉

韓魏公以益利路人飢為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為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

活撤劔門關民流移而欲東者勿禁簡州
舉食為甚明道中以災傷賞勸誘納粟後
糶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公曰是錢乃賑
濟之餘非官緡也穀庫盡以給四等以下
戶逐食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為
檀粥活飢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
之來更生我也

范公堯夫知慶州餓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
公欲發常平封椿粟麥濟之州郡皆欲俟
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

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
司何也惠卿不能對詆公曰光為侍從何
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
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
畢賜坐戶外將出上令徙戶內右左皆
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汹汹何
也王珪曰臣踈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
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
也上曰聞則當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
民為之尚能以蚕食下戶至飢寒流離况

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

陳文惠公堯佐知壽州遭歲大飢公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曾公鞏為通判歲飢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為平又出錢粟五萬貳民為種糴使

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
張忠定公諫知杭州是時歲飢民冒禁販鹽
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
可公曰錢塘千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益
嚴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尔當
痛以繩之境內卒以無擾

張忠定公諫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
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無濟承事
無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
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顛詳款

已有欽嘆之意公翊旦即遣其客詣西門
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果
如夢中所見公既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
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座
耶無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
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
食之際糴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
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
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令索公裳二吏掖
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繁衍至今在仕

路者比比青紫

先是張詠守蜀季春糶廩米其價比時估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為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糶民以此少敢犯法至是獻議者改詠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為寇王文康公曙奏復之名臣傳

王沂公會留守洛師歲歉里有困積者飢民聚黨脅取鄰郡以強盜論報死者甚衆公但重笞而釋之遠近聞以為法全活者數千計仍上言國初淮浙未下之日嘗命陝

雍晉絳歲漕粟以赴京師遂詔給陝粟二十萬儲廩充而民息肩于今賴之

吳遵路明道末天下蝗旱遵路知通州乘民未飢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采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為收買以其直糶官米至冬大雪又以元價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且蒙利又建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薦簾鹽蔬日與飯參俵有疾者給藥以治之其願歸者具舟續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

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其凶歲也故其民
愛之若父母明年范文正公安撫淮浙上
公治狀頒下諸郡熙寧中余官于通距公
之治逾四十年而民猶詠稱不已蠅水燕談
程顥伯淳攝上元邑盛夏塘堤太決法當言
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
能興作先生曰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
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蘇兵部者充陝西轉運景祐中洛陽大旱穀
貴百姓飢殍京東轉運司亦無以為賑洛

陽留守移書求者粟二十萬斛遂移文陝
府如數與之仍奏於朝時同職謂者曰陝
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移之
以實邊郡奈何移之別路者曰天災流行
春秋有恤鄰之義生民皆繫於君無內外
之別奈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贏賑恤耶
曰苟有饋運者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
廷甚嘉之

參政王文忠公堯臣知光州歲大旱羣盜發
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尔荒

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
令至今用之

扈諫議稱為梓州路轉運使屬歲飢道殣相
望稱先出祿米以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
以米輸入官而全活者數萬人

馬少保知果州行次九江屬歲旱民飢乃邀
湖湘漕米數千艘以賑之臣奏瀕江諸郡
皆大歉而吏不之救願罷官糴令飢轉粟
以相賙足朝廷從其言

揚諫議告除京西轉運使時屬部歲飢所至
穀公廩又募富室出粟以賑之民伐桑易
粟不能售告命高其估以給酒官由是獲
濟者甚衆

梅諫議摯通判蘇州初二浙飢官賦種食已
而督償之甚急摯上言賑民所以為惠也
反撓民不便因下其奏他州悉得緩期償
之

宣和六年秋秀州大水田不沒者什一流冗
塞路倉府空虛無賑掠策洪忠宣公皓時
為司錄事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藉境內

粟留一年食穀其餘糶於城之四隅升換
市直錢五戒米肆揭價於青白旗上巡行
無時扶其旗靡者皆無敢貴糶不能自食
者為主之立屋於東南兩廢寺十人一室
男女異處防其淆偽涅黑子識其手東五
之南三之一反爨樵汲有職民羸不可杖有
侵牟鬪鬯者亂其手文逐之皆帖帖畏伏
借用所掌穀運名錢錢且盡會浙東綱常
平米斛四萬過城下公遣吏鑠津柵諭守
使截留守噤不肯曰此 御筆所起也罪

死不赦公曰民仰哺當至麥今臘猶未盡
中道而止則如勿掾寧以一身易十萬人
命訖留之居亡何廉訪使者王孝竭至郡
曰平江哀號訴飢者旁午此獨無有何也
守具以對即延公如兩寺驗視民肅然無
出聲孝竭曰吾嘗行邊軍政不過是也違
制抵罪得為君脫之且厚賞呼吏草奏公
曰免矣幸矣安所賞但食猶未足公能終
惠復得二萬石乃可孝竭以聞米如請而
得至來秋民相携以歸前後所活者九萬

五千餘人州人既不死凶年公出無不以手加額呼為洪佛子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飢歉民多弃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令人收養日給廣惠米二升每日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之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為字養故一境間子無夭闕者

救弊

蘇公頌前後掌天官四選五年是時倉法行吏無所覲每選人改官京朝官使臣關陞

磨勘或以功過當陞降者吏洗垢求瑕故為稽滯公敕吏曰某官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引合用條格具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每訴者至必取案牘使自省閱訴者服乃退其不服者公必往復詰難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則為之奏請或陳白都堂故士大夫受賜多而不得者亦以為無可憾

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吏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去取所欲與白舉用之所

不欲行或匿例不見韓魏公令刪取五房
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謬不可用者為綱
目類次之封滕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
人始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吏不得高
下于其間

吏部審官主天下吏負而居職者類以不久
遷云故吏得為姦杜公衍始視銓事一日
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賅對
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受他闕居數日吏
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

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
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
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
盡矣明日勅諸吏無得升堂使坐廳行文
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
公其在審官有以賂求官者吏謝不受曰
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
王安石始為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
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
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司馬溫公

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
一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為真
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
人孺子知其為君實也邇英進讀蕭何曹
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
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
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
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
存可也武王克商日乃反商政政由舊然
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

章漢武帝用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
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以
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
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變者正月始
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
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
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
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
且譏臣為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
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為變

自警錄卷之二十一
三十八
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耶諸
侯有變禮易樂者三巡狩則誅之王不自
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
中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
如居室弊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
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
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
願 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
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
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

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時一
路荐飢耕牛殺盡五穀絕種官儲有限方
懼未有以繼會是秋蓬生蔽野而結實如
粟可食所收狼戾民食之餘公令官糴所
收尚不貲又於鄰路市耕牛穀租計戶口
分餼蕃漢人戶無以人力墾耕布種甚廣
遂大有年或言公廩餼過多而無活人之
實朝廷疑之遣使按治民間之爭先輸官
比使至無負者

趙清獻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

米價踊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
立賞禁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
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米
價更賤民無飢死者公治民所至有聲在
成都越杭尤著

文潞公彥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
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
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勝斛
以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焰而
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也

有司尚能以病民况立法許之乎 上曰
坐倉糶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 上已
罷之幸甚 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
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
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
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
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糶米而漕錢弃
其有餘取其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
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
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

罰此則 陛下職也 上曰然文王罔攸
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
出 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
曰不敢

王安國常非其兄安石所為為西京國子監
教授溺於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
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安國亦願兄遠佞
人也官滿至京師 上以介甫故召上殿
時人以為必除侍講 上問以其兄秉政
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

耳 上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久之乃
得館職安國嘗力諫其兄以天下汹汹不
樂新法皆歸咎於公恐為家禍介甫不聽
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嘗責曾
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入之
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怒
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
由汝之故殺身破家僂及先人發掘五龍
豈得不預我事耶

韓琦判大名府時朝廷行青苗法衆議皆以

謂不便臺諫官凡言及者皆以罪斥中外
無復言公慨然上疏乞罷其法條例司疏
難頒下及令進奏官指揮本院將中書劄
子頒行天下公再奏曰臣詳制置司疏駁
事件即將臣元奏要切之語多從刪之唯
舉大槩用徧辭曲為阻難及引周禮國服
為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君下以
愚弄天下之人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臣
不勝痛憤至再有辨列按周禮泉府掌以
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

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
者各從其抵鄭衆釋云書其價揭著其物
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價也臣謂
周制民有貨在市而無人買或有積滯而
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示
民若有意求者則以官元買價與之此所
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
喪紀無過三月鄭衆釋云賒貫也以祭祀
喪紀故從官貫買物唐賈公彥疏云賒與
民不爭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儉與其有

司辨之以國服為息鄭衆釋云貸者謂從
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
之國所出為息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
成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
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蕃出息五百
臣謂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
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
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康成蓋約此法謂
從官貸錢者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
伍百公彥因而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蕃
息

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蕃出息
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蕃出息二
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
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
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
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納利二千則是貸
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
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
尚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所言比周禮貸
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為多亦是欺罔聖

聽且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上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俟民急求則依價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疏貳錢取息之利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上始得䟽意已大悟亟欲寢罷王安石引疾在告唯參知

政事趙抃等對上諭欲罷之意抃乃曰此主於安石乞更俟安石出議之安石既出執之益堅聞者惜之未幾御史中丞呂公著亦言青苗法非便安石欲黜之上曰欲別坐事令出既又曰公著言韓琦近有章䟽朝廷亦嘗聽納自古執政與藩臣若生間隙至有舉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者安石遽曰只此可以逐矣公著遂坐誣大臣欲舉晉陽之甲罷知蔡州諫官孫覺聞之曰此言覺嘗奏之今貶公著誤也公既

以言忤權臣又公著告詞明坐所因公益
皇恐遂以疾上章乞知徐州章四上神
宗遣內侍李舜舉慰諭之乃止

先生與僕論變法之初僕曰 神廟必欲變
法何也先生曰蓋有說矣天下之法未有
無弊者 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
至於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緩委靡
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字論
列然其實於天下根本牢固至 神廟即
位富於春秋天資絕人讀書一見便解大

昔是時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舒緩
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
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
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
闢屋舍牢壯財用充足但屋宇少設飾器
用少精巧僕妾樸魯遲鈍不敢作過但有
鄰舍來相凌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
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
改革法度獨金陵揣知 上意以一身當
之激切奮怒之言以動 上意遂以

仁廟為不治之朝 神廟一旦得之以為
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
俗內則 太后外則顧命大臣等尚不能
回何況臺諫侍從州縣乎祇增其勢爾雖
天下之人羣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
蓋此八箇字吾友宜記之僕曰何等八字
先生曰虛名實行強辯堅志當時天下之
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為屈此虛名也平生
行止無一點浣論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
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

不可窮詰故曰強辯前世大臣欲任意行
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實
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此法所
以必行也得君之初與人主若朋友一言
不合已志必面折之反覆詰難使人主伏
弱乃已及元豐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又大
臣尊仰將順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
分非與熙寧初比也 元豐語錄

司馬溫公拜門下侍郎力辭不許數賜手
書 先帝新弃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

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初神宗皇帝以
英傑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
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
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
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
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
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有悔恨其去
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
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
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

豐之末天下多故又二聖嗣位民日夜引
頷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
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
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
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
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
弃市答五百者多死景帝改之武帝作益
鐵權酷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
官公求賂遺德宗罷之德宗為官市五坊

小兒暴橫益鐵使月進羨餘順宗罷之當
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况
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
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
復買見在者還監收給諸軍廢市易法所
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
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益及
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峽茶以邊用未
即罷去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
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

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
數量入以為出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病
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
班再拜而已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
未除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
害乞直降勅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
便州縣監司節級以間為一路一州一縣
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為
便用兵為失時異議甚衆獨太師文彥博
議與公合衆不能奪遂詔諸將兵皆隸州

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廢提舉常平司
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罷青苗
錢專行常平糶糴法

司馬公與王荆公書曰光以蒙眷之久誠不
忍視天下之論訕訕輒敢獻言于左右作
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
今四方豐稔縣官復散錢與之安有父子
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之事某所言者乃
在數年之後常平法既壞內藏庫又空家
家於常賦之外更增息錢役錢又言利者

以聚斂得好官後來者必更生新意以取
民之脂膏日甚一日民產既竭小值水旱
則光所言者介甫且親見之知其不為過
論也當是之時願毋罪歲

揚元素為中丞與劉摯言助役有十害王荆
公使張琥作十難以詰之琥辭不為曾布
曰請為之仍詰二人向背好惡之情果何
所在元素惶恐請曰臣愚不知助役之利
乃爾當伏妄言之罪摯奮曰為人臣豈可
壓於權勢使人主不知利害之實即復條

對布所難者以伸前議且曰臣所向者
陛下所背者權臣所好者忠直所惡者邪
姦臣今獲罪譴逐固自其分但助役終為
天下之患害願陛下勿忘臣言於是元
素出知鄭州摯責監臨琥亦由此忤荆公
意坐事落修注

開見錄重出

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嚙之不數歲輒壞
而復理陳堯佐嘆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
乃議易以薪土言者以為非便而丁晉公
主之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

石為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率用公議

堤乃成

神道碑

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
歲數十萬以便民陳堯佐曰轉運征利之
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為俗
吏哉

神道碑

劉忠肅公摯在南京幕府會司農寺行新令
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
南都閔伯廟歲為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
二貫公嘆曰一至於此往見留守張公方

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耶張公矍然因
託公為奏曰閔伯遷此彦丘主祀大火火
為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
始封之君開國此地 本朝受命建號所
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
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墊瀆慢
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詳酌
留此三廡以慰邦人崇奉之意 神宗即
日批曰辱國瀆神此為甚者速令行下更
不施行司農寺官吏令開封府取勘行狀

辨誣

王晉公祐事 太祖為知制誥 太祖遣使
魏州以便宜付之告曰使還與鄉三溥官
職時溥為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
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于 上祐往別
太宗於晉邸 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祐
徑趨出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一人挾勢恣
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 太祖問曰
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
卿家各有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又

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
長願陛下以為戒帝怒其語直貶護
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太
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結
赴貶時親賓送於都門外謂結曰意公作
王溥官職矣結笑曰結不做兒子二郎必
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結素知其必貴手
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
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聞見錄
李繼隆討虜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

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
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為檄言據陰陽
入狀國家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轉
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為檄云得保塞胡
偵候狀言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
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
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之軍與太宗大怒立
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馳取轉運使
盧之翰竇玘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
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

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
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
去。上既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人。
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上出詰之。
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暮為樞密副使。朕所
以擢任以爾為賢。爾乃不才。如是耶。尚留
此安俟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待
罪。二府臣當竭其愚衷。不避死亡。補益
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
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傳。更使進位有罪。

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加誅何晚。
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
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既而虜
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
寇忠愍。知永興軍。於其誕日。排設如聖節儀。
晚衣黃道服。簪花走馬。承受且奏。寇準有
叛心。真宗驚。手出奏。示執政曰。寇準乃
反邪。三文正公熟視笑曰。寇準許大年紀。
尚騃耳。可劄與寇進。知上意亦解。
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離。丁謂輒

去寇準姓氏云逆準不書蔡公齊言於
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天下豈可
為姦黨所誣哉遂令磨去

真廟時有卜者上封事言下宮禁上怒令捕
之繫獄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
尺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過從盡
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文正公旦得之以歸
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
算命選日草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
來亦曾令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

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
公曰臣不欲因此卜祝賤流累及朝廷上
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
乞行欲因而擠之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
曰得旨已寢焚去之

蔡襄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
學士知杭州初上入為皇手中外相慶知
大計已定矣既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
蔡公為一人及上即位始親政每語及三
司事便有忿然不樂之意蔡公終以此疑

懼請出既有除命韓魯二公因為上言蔡
襄事出於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
似之嫌害及忠良者可以為鑒也臣猶亦
啓曰或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陛下曾
觀之否上曰文字即不曾見無則不可
知其必無臣奏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
就使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真偽往
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其子學石介書
字歲餘學成乃偽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
書未及上為言者庶知而發之賴仁宗

聖明弼得免禍至如臣丁母憂服闋初還
朝有嫉忌臣者乃偽撰臣一劄子言乞沙
汰內官欲以激怒羣閣是時家家有本中
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
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真偽何
况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為信上曰
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歐陽奏
張文懿罷相由范文正公彈也文懿復相一
日仁宗語文懿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
朕可施行之文懿曰仲淹法嘗誅然不見

章疏乞付外施行上曰未嘗見其疏但比
有為朕言者且議其罪文懿曰其罪大無
他法無文案即不可行望陛下訪之凡
數日則一請其疏月餘凡十數請上曰竟
未見之然為朕言者多矣可從未減曰人
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既無明文則不可以
空言加罪上意解即曰仲淹在外初似
疑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上深然
之

韓魏公別錄云內官王昭明絕不類內官往

大年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惡歐陽文忠公咎
因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
獄乘此欲并中公深治之公蘇安世鞠獄
不成蘇云不如鍛鍊就仍乞不錄問昭明
時為監勘官正色曰上令某監勘正欲
盡公道爾鍛鍊何等語也卒辯其誣猶降
官知滁州事噫今之士大夫識見不及閭
宦者多矣

京師有指荆王為飛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
吏鞠之連及數百入上聞之大怒詔蔡齊

窮治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
不知所為京師為之恐動公以謂繆妄之
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王
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
可其奏止咎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
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
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
被謗康靖密申辯理至欲納平生誥勅而
保之而文忠不知也

太常博士陳詒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

中以事而詒公廉不可得乃欲以竒動京
師自錄事以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喧
言詒政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
政怒詒欲加以罪陳堯佐為樞密副使力
爭之以謂罪詒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詒
由是獲免

神道碑

元昊寇廊延殺二萬人延帥范雍鈐轄盧守
勲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
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勲歸罪於通判都
監竄之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

守其家富韓公弼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
以姦臣不赦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
其家守懃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
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
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官守
懃養子為御藥亦奏罷之德和竟坐腰斬

神道碑

諫官陳瓘以言及東朝與政事被謫曾肇適
館伴虜使事畢還家即奏書兩宮曰瓘昨
者所論臣雖不知其詳以詔旨觀之瓘言

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踈遠小臣妄意
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避此臣所謂
狂也 皇太后有接立明聖不世之大功
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德萬一有纖毫可
以指議則於清躬不為無累瓘以憂君之
誠陳預防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全盛美
忘身為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以臣
愚計 皇帝以瓘所言狂率而逐之 皇
太后以天地之量隱忍包容特下手書而
留之則天下之心曰 皇帝恭事母儀

不容小臣妄議其孝如彼 皇太后功德
巍巍而能含洪光大雖有狂言不以為罪
其仁如此兩誼俱得豈不美哉初瓘得罪
左右無敢言者公獨盡言請復瓘舊職其
犯顏嬰鱗率此類也

王和甫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
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螫龍知之句
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螫龍乎
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
龍也 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

龍孔明卧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語之曰
相公乃欲覆人家耶禹玉曰舒亶言尔子
厚曰亶之唾亦可食

前宰相蔡確坐詩語譏訕簾中臺諫章疏交
上必欲 朝廷誅殛宰執侍從皆謂當然
范忠宣公獨以為不可遂於簾前開陳方
今 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
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
與將來為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也疏云
蓋如父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貳

至於父母親致於必死之地則却恐傷於
息臣之區區實在於此

素抗大監嘗言曾守官營道聞吏民言寇萊
公始謫道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競
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頗亦宏壯守
土者聞于朝遂再有海康之行始戒途吏
民遮道馬復踏蹙不進寇以策叩馬曰吾
尚敢留滯邪汝何不行馬即前去寇泣且
曰語丁謂我負若何事致我于極地邪其
後丁自朱崖移道州素嘗接席語論遂以

所聞質之丁曰寇自粗疎先朝因節日賜
宴于寇相第寇好以大白飲人時曹利用
為樞密副使不領其意寇曰某勸太傅酒
何故不飲曹竟不濡唇寇怒曰若一夫耳
敢爾邪曹厲聲曰利用在樞府而相公謂
之一夫明日當於上前辯之自此二公不
協厥後發萊公之事者曹貂也預謂何事
然中外皆知萊公之禍丁有力焉二公之
在政府也當太平之盛至於贊爨三度亦
無善惡之大者至今天下識與不識知與

不知聞萊公之名則許以忠蓋言晉公之
為則目以姦諛豈非丁以才過其實寔以
誠過其才與倦游錄

獄訟

錢宣靖公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
以胷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
當陪奉贖銅爾已而果為朝廷及上司所
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
後如此數矣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
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參軍鞠之

錄事嘗償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
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為元
謀或從而加罪皆應死富人不能撓楚自
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為得
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
若水廳事詔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
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宿
留熟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
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知州
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

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
密使人送女放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
奴父母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
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
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縱之其人號泣
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
曰推官之賜非我也其人趨詣若水閉門
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
得入繞墻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為若水祈
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為之論

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
不冤死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
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嘆服
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愧
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
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 太宗聞之驟加
進擢自幕職半年為知制誥二年為樞密
副使

向文簡公敏中在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
止主人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

夜中有盜入其家自墻上扶一婦入并囊
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
納且強求宿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
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
草中忽墮智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
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財及子婦屍得
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
奸誘與俱亡恐為人所殺因殺之投井中
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賊在井傍亡失
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為疑

獨敏中以賊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
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
敏中固問之僧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
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
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
給之曰昨日已嘗死於市矣嫗嘆息曰今
若獲賊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矣雖獲
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
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其人
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

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為神也

范文正公以進士解褐為廣德軍司理參軍

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公

不為屈歸必記其徃復辯論之語于屏上

比去至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正漢撰
祠堂記

范忠宣公純仁知齊州錄事參軍宋僖年中

姦暴卒公得罪人置於法初宋君因會客

罷是夜門下人遽以疾告公遣家人子弟

視其喪事宋君小殮口鼻血出漫汗悞帛

公疑其死不以理果為寵妾與小吏為姦

付有司按治具伏因會客置毒在鱉肉中

公曰商在第幾巡豈有中毒而能終席耶

命再劾之宋君果不嗜鱉肉為坐客所并

乃客散醉歸置毒酒盃中而殺之罪人覲

他日獄變為逃死之計也人以為公殺摘

姦伏如神明者非遇公則宋君之冤無以

伸於地下矣

替內翰穎父適嘗為荆南石首主簿民有父

子坐重辟府特命適按劾之為免其子死

而父以抵法託言於人曰主簿仁人也且

生今子明年穎生天聖中進士及第
故事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雖許上請
而法寺多舉駁則官吏當不應奏之罪故
皆移情就法不以上請燕肅判刑部奏天
聖三年天下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豈
無法疑情可憫者而州郡無所奏讞蓋畏
罪也請自今奏而不應奏者不科以罪自
是奏讞者歲不減千人皆情可憫法疑者
無不貸免自天聖四年距今蓋五十年貸
免無慮數萬人古所謂仁人之言肅有之

笑

胡文恭公宿通判宣州有被誣以殺人者獄
成議法將抵死公疑之呼囚以訊囚憚籬
楚不敢言公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
寐夢有人來告曰吳姓也公遽引囚辟左
右復訊之囚曰旦將之田縣吏執以赴官
不知其由也公取獄辭窮治乃彼歐之婦
與吳姓姦姦者殺其夫與婦謀執平人以
告也公之精誠格物蓋如此
涇牟以折支不給出惡言欲為亂其後斬二

人黥四人亂意乃息委胡文恭公宿置獄
治三司吏不時計度三司使護吏不肯遣
公曰涇卒悖慢誠其罪然折艾軍情所繫
積八十五日而不與則三司豈得無罪耶
陛下以包拯近臣不令置對可謂曲法申
息而拯猶不自省公拒制命臣恐主威不
行而綱紀益廢矣拯懼立遣吏就獄有狀
趙清獻公為武安軍推官有偽造印者吏皆
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
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

之卒免死一府皆服

蔡文忠公齊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偽稅
印為姦利者已逾十年跡蹤連蔓至數百
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是為政之
過也為緩其獄得咸死者十餘人餘皆釋
而不問之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有新為
善人由是風化大行

陳公洎初為開封府功曹參軍時程琳尹開
封章獻太后臨朝族人貴驕自杖老卒死
人莫敢言公嘗驗屍即造府白琳琳望見

公來迎謂曰驗屍事畢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隱屏間曰不得相見公唯而出適屍所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來公起再拜曰領聖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吏等皆懼謂公應以病死聞公怒曰何不以實吏等駭曰公固不自愛某曹不敢公復怒曰此卒寃死待我而伸爾曹依違懼既法不爾赦即自實其狀詣琳琳又迎問曰如何公曰杖死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陰德官人必享前程遽索馬入奏已而太后族人

有特旨原公亦不及罪公自此名顯歷官臺省終三司副使人以謂積善之報未艾

云清北集

魏公別錄云內官王昭明絕不類內官往年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惡歐陽公欲因張氏事深治之今蘇安世鞠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鍊就仍乞不錄問昭明時為監勘官正色曰上令某監勘正欲盡公道爾鍛鍊何等語也歐陽遂清脫重職方張其知江陰軍吏盜錢參百貫二十年

矣其發其姦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郭謂
曰此應賞典願竄吏吾以聞其慘然曰殺
人以求賞可乎悉召吏諭以償錢則償出
之不爾爾曹死矣吏之親屬聞者爭出錢
以十日而足乃推二人死者為首餘悉償
不問郭愧且嘆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其
乃薛簡肅公奎之婿

鄂州崇陽素號難治歐陽曄治之至則決滯
獄百餘事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歐至死者
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

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
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
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
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
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
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決獄之
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歐陽文忠公集
曾侍中公亮為相時每得四方奏獄必躬閱
之密州銀沙戔民田中有強盜者大理論
以死公亮獨曰此禁物也罪不應死下有

司議卒比劫盜禁法盜得不死先是金銀
所發多以強盜坐死自是無死者出熙豐
故事名

傳

東坡外祖程公逸諱仁霸眉山入攝錄事參
軍眉山尉有得盜蘆服根者所持刀誤中
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賂掠成之太
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
之知其冤咋謂盜曰汝冤盍自言吾為汝
直之盜果稱冤移獄竟殺盜公至訊囚罷
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書

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服待公而決前此
地府欲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
我故死公是以前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為公
擔荷而往暫對即生入天子孫壽祿朱紫
盈門矣公具語家人沐浴就寢而卒軾幼
聞此語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
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為監司者
三人玄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

七全
集

王質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

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文人爭事
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
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為之加
禮宗旦得盜鑄錢百餘人以託公公曰事
幾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
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
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
子也歐陽公撰
神道碑
李諫議應言少孤事母以孝聞除侍御史時
鄆州民有傳妖法者其黨凡百餘人捕者

欲邀功賞而極誣以不軌命應言往按其
事止誅首謀數人餘悉全活之

程文簡公琳知開封府會禁中大火延兩宮
宦者治獄得縫人火于已誣伏而下府命
公具案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
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而居隘其炷竈
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
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為緩
其獄卒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
獄常空者四五墓誌

上初即位韓絳即建議復肉刑至是復詔執政議呂公著以為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辟不可復將有踊貴履賤之譏吳充議復置園土衆以為難行王珪欲取開封死罪囚試以劓刑公曰刑而不死則肉刑遂行矣議竟得寢

崇寧更錢法以一當十小民嗜利亡命犯法者紛紛或補得數大缶誣以樞密章案之子縱之所鑄也初遣監察御史張茂直就平江鞠之案上縱不伏再遣侍御史沈疇

既至繫者已數百人盡釋之閱實以聞時宰大怒別選鍛鍊縱竟坐刺配籍沒其家沈既得罪歸鄉亦死張再遷亦不顯今三十年間沈氏有子登科張氏不復振矣二子皆東吳賢者不幸而當此大抵張之失在於但畏人而不畏天吁可以為世之戒矣

姚龍學仲孫為許州司理參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里胥嘗責賄於其夫不與而惡之此必盜也乃捕繫獄

將以死而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非盜耶
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其盜者嗣宗
喜曰審獄當如是也改資州轉運使擢往
富順監按疑獄全活者數十人

梅尚書和勝執禮嘗序送吳仲儀提點江西
路刑獄云劉夔侍郎自負有道術功行一
旦上章解組徑入武夷山樓居遐想日俟
仙去俄有神降之言罪莫大於殺人夔抱
大罪柰何興妄念于帝所夔叩頭自列生
平修謹雖物無敢殺而况於人神曰昔提

點某路刑獄時某縣入某死罪州如之夔
弗察也其罪實等夔於是悵然悔咎不可
及又聞陳睦嘗提點兩浙路刑獄會杭民
有妾夏沈香者澣衣井旁其嫡子墮井妻
訟于州必以謂沈香者擠之墮井也三易
獄不合睦怒劾掾別委官攝治之許獄具
以才薦遂逐三掾而殺沈香東坡詩所謂
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蓋有
激云他日睦還京師以之無所授聞廟師
邢頗從仙人游乃密叩以未來事邢終拒

弗之答尋語所親曰如沈香何睦為之震
汗廢食者累日

孫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
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
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衆曰
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又無露坐
者孰若與其錢為獄囚償官遂使數百人
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
已諾之即日輸官囹圄遂空

張文定公齊賢 真宗時戚里有爭分財不

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官自理於上前
更十餘斷不能服宰相張齊賢曰是非臺
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上許之齊賢
坐相府召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
皆曰然即命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趣歸
其家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貨財皆按堵
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
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也

韓魏公鎮大名魏之牒訴甚劇而事無大小
親視之雖在疾病不出亦許通問請命而

就決於卧内人或以公任勞事過多勉其
略於總劾委於佐屬而少自便安公曰兩
詞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死或予或奪至
此一言而決吾何敢略也吾恐有所不盡
而未嘗輒有以略也况其可以委人乎
韓忠憲公億知洋州日有大校李申以財豪
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為他姓賂里嫗之兒
類者使認之為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
奪其奩索之畜嫂姪訴于州及提轉申賂
獄吏嫂姪被笞掠反自誣伏受杖而去積

十餘年洎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寃因取前
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為證一日盡
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伏罪子
毋復歸如初

張忠定公詠在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
乃命其壻立其質而與壻遺書曰他日欲
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壻子時
長立果以財為訟壻持其遺書詣府請如
元約公閱之以酒酌地曰汝之婦翁智人
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

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壻而子與其七皆泣
謝而去服公明斷

李侍郎老谷守并門民有訟叔不認其為姪
者欲并其財累政不能直李令民還家歐
其叔民辭以不敢李固強之民如公言叔
果訟其姪因而正其罪分其財重

馬忠肅公亮知洪州有父子同訴失其家婦
公潛諷胥吏就詢所居知其前後皆有津
涉密選幹吏網于水中翌日而獲沈屍即
辰而辨謀殺

財賦

陳慤為三司使 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
以聞慤諾而不進久之 上屢趣之慤終
不進 上命執政詰之慤曰天子富於春
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心是以不敢
進 上聞而善之

陳晉公慤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
人俾各條利害晉公閱之第為三等語副
使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取利太深此
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於 朝廷下等固

減裂無取唯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
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說法行之數年
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司使
之才以陳公為稱首後李侍郎諮為使改
其法而茶利浸失後雖屢變然非復晉公
之舊法也

龍川志云河朔地鹺民刮鹺煎鹽不買而足
用周世宗常擁海鹽共得三十萬緡民多
犯法極苦之藝祖征河東還父老進狀
乞隨兩稅納錢三十萬緡而罷擁法藝

祖許焉今兩稅外食鹽錢是已是時民於
澶州河橋設感聖息道場父老至今能道
之及仁宗朝王君貺為三司使復議擁
法未定君貺去職張安道繼之具本末以
奏且曰河朔歲有河堤國信之勞此諸道
為苦恐不宜復擁鹽以困之仁宗驚曰
朕不知也奈何重困河朔生靈卿為朕誤
數句語朕將親批出使河朔人知此意即
批奏牘後曰朕恐河朔軍民復食貴鹽所
請宜不行時賈魏公昌朝留守北都聖語

至即刻石於府園騎山樓癭木亭上及賈
公再守魏而提點刑獄薛向密奏乞行推
法託以它事入議 朝廷許之賈公且知
其計及其還置酒邀之中食引至騎山癭
木亭相對酒五行無它語向顧見石刻知
事已露遂不復議推事魏人以此深德賈
公

自 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
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
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王公堯

至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 陛
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為公
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
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
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為條
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
入更薦用材且賢者暮年民不加賦而用
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數百萬又明
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數十萬而所在流
庸復其業

張士遜出為江西轉運使薛王文正公於政
事堂且求教公從容曰朝廷權利至矣
士遜起謝後迭更是職思公之言未嘗求
錐刀之利識者曰此運使最識大體
程文簡公琳為三司使時議者患民稅多目
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公以謂合
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
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
孫伯純知海州曰一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椿
箭箛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

鰾膠充折孫謂之曰弩椿箭箛共知非海
州所產蓋一時所湏耳若以土產物代之
恐汝歲歲被科無已時也

龔深之言司馬文正作相除李公擇為戶部
尚書門人問曰公擇文士恐於吏事非所
長公曰天下謂朝廷急於利久矣舉此
人為戶部使天下知朝廷意且息貪吏
覈斂培刻之心

仁宗時國用乏言利者爭獻計富國傳獻簡
公堯俞奏曰今度支歲用不足誠不可忽

欲救其弊 陛下宜躬自險刻身先天下
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
紛更為之無益聚歛者用則天下殆矣
薛簡肅公奎天禧初為江淮發運使辭王文
正公旦公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
退而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以
為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
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
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

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為
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
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家學陳公襄治平初召還將行委官閱公幣
得雜收無名錢數百萬因名積年有官逋
未償情可憐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公
淡於宴樂故有餘足以周物
張公商英既相之後大抵一話一言皆以百
姓為本至於省六路上供錢鈔而民無橫
賦改當十錢為當三而百貨為之平罷內

藏東北出刺鹽鈔歸之有司而商賈之貨
通罷修內五福太一宮而上木之役息凡
所以利國安百姓者不可一二數家傳
富公之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
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
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
謂之寬郵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
獄天下便之神道碑

王質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
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歛近寬平治
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
若神道碑

彭思永為荆湖北路轉運使至部奏黜守令
之殘暴疲懦者各一人而入州知勸時大
農以利誘諸路使以羨餘為獻公曰哀民
取賞吾不忍為遂無所獻行狀

呂公著知河陽時役法已定類多張虛數以
取羨餘蓋所統五縣歲取於民者有募監
倉庫人等錢三千九百二十七緡而官未
嘗募人實以軍吏代役又有追償舊欠秋

重役錢五千五百緡然至是所償已盡而
取於民者遂為定數歲輸之無已時公為
括其數以告于朝請一切蠲之以寬下戶
之輸錢者詔付司農竟不行

范太史祖禹論聚斂云夫利百物之所生而
天地之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壅之則所
害者多故凡有利必有害利於己必害於
人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所以均天地之施
也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以
興利之臣鮮不禍敗自桑洪羊以來未有

令終者也唐世言利始於宇文融融既流
死而韋堅楊慎矜王鉷繼起又益甚之極
于揚國忠皆身首異處宗族塗地其故何
哉壅利而所害者衆也天下之怨歸之故
其惡必復禍必酷而唐室幾亡其後以劉
晏之能猶不免况其非道者乎必若公劉
之厚民管仲之富國李悝之平糶耿壽昌
之常平不為培剋上下皆濟則身享其榮
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不
戒哉

熙寧三年 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
進少年遇事風生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
為矣邵康節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
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
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
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宣和問近臣薦向公子韶材堪出使除京東
轉運副使戶部尚書聶昌以國用不足諷
諸路進羨餘知密州郭奉世與昌有舊進
萬緡昌薦諸朝請賞之以勸天下公劾奉

世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設使密有
餘財當具數聞部使者通融計會資兵吏
之費安可不卹大計不顧它州進通用之
財徼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姦而主
計近臣首開聚斂之端浸不可長士論躓
之

孝宗謂周益公曰只為養兵不免皆取之民
公因極陳民困之由 上問各有名色何
故困民公曰且以平江府論之紹興以前
歸正添差等官歲用五萬緡後來乃用二

十餘萬緡則是歲添三倍以上既無所從
出遂於支移折變中暗增錢數如苗米一
石其直三千州府受納則令折科增三千
為五千增五千為七千如此則有田之家
無不被害安得不因此特一端爾它皆類
此上為之帳然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
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
為民害其益多矣

乾德初國用未豐蘇曉為淮漕議盡推舒廬
蘄黃壽五州茶貨置四十四場一萌一蘖
盡收其利歲衍百餘萬緡淮洛普之曉舟
敗溺死淮民比屋相賀

神宗天資節儉因得老官人言三祖宗時妃
嬪公主月俸至微嘆其不可及王安石獨
曰陛下果能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
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法矣安石之術
類如此故呂誨中丞彈章曰外示朴野中
懷狡詐

聞見錄

兵

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以伺人情或過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筭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爾遂定下江南之議太祖遣普彬潘美往江南彬辭才力不逮乞別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

面既醒 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
本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蓋欲以恩德
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相
為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
太祖既得天下召趙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
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
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
家建長久計其道何如普曰非他節鎮太
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他奇
巧也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

天下自安矣語未畢 上曰卿勿復言吾
已喻矣 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
琦等飲酒酣 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
所為富貴也不過多積金帛厚自娛樂使
子孫無貧乏爾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好
田宅市之為子孫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
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
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曰
陛下念臣及此所請生死肉骨也明日皆
稱疾請解兵權 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

撫賚甚厚諸功臣皆以善終向非中令謀慮深長太祖聰明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莫敢有異心者

曹王彬下江南文武官吏賴王保全皆得其所親屬有為軍士所掠者王即時遣還之因大搜軍中無得匿人妻女倉廩府庫悉委轉運使按籍檢視王一不閉賑之絕恤鰥寡仁人之心無所不至吳人大悅及歸舟中無他物惟圖籍衣被而已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

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唯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愈矣諸將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又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恣其以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不三十年子孫有乞匄於海二者矣

紀問重

范文正公為江淮體量安撫所至賑之又陳八事其四曰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支則所養之兵不可不精也

禁軍代回五十以上不任披帶者降為畿
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不
下百千萬人則下馬縉矣至七十歲乃放
停且人方五十之時或有鄉園骨肉懷之
之情猶樂舊里及七十後鄉園改易骨肉
淪謝羸老者歸復何託是未停之前大蠹
國用廢之之後復傷物情咸平中揀鄉兵
人無歸望號怨之聲動於四野祥符中選
退冗兵無歸之人大至失所此近事之鑒
也請下殿前軍馬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

與本鄉州軍別立統糧指揮至彼有田園
骨肉者許之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至失
所矣

韓魏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
思而得之未嘗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雖
非古然積習已久不可廢之又自有利處
不為不深昔者殺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
兄弟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謂不如漢
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
兵於民其弊乃至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

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斂良厚而終
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
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也
程氏遺書云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
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
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
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
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
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
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元才二萬

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
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
風聲鶴唳皆以為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
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
當則擁腫者遲鈍為輕捷者出入左右之
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
日邊事至踰踈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
不任將帥將帥不慎任人聞外之事將軍
虜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筭上下相拘安得
不如此

程氏遺書云魏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
不動衆而足者然古則有兵車其中載
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
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
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
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乘今日師行一兵行
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須之食也
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
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之食以此較之無善
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

此耳

胡文恭公宿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
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今
三邊武備多弛收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
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為一路以
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
城寨主吏之職 朝廷宜守 祖宗之約
不宜爭小利而墮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
為功在位六年其議論類皆如此
上諭宰臣曰國用匱乏正以所費處多呂公

顯浩曰用兵費財最踴不貲故漢文帝不言兵而天下富若邊事稍息則國用自饒上曰朕細思之用兵與營造最蠹國用深可戒也

太宗在藩王顯與周瑩為給侍赤脚道者相顯曰此兒須為將相但無陰德耳及長

太宗愛之曰爾非儒家奈寡學問他日富貴不免面牆取軍誠三篇令誦之咸平二年以使相出帥定州便宜從事忽旦道士通刺為謁被冠褐自稱豐都觀主笑則口

角至耳亂鬢若剛鬣謂顯曰昨日上帝

牒蕃魂二萬至本觀未敢收於冥籍死於

公之手者公果殺之則功冠於世然滅公

算十年二端請裁之顯謂風狂叱起後月

契丹引數萬騎獵于威虜軍境即梁門也

會兩虜弓皆皮弦緩弱不可用顯引兵勁

襲大破之梟名王貴將十五輩獲偽羽林

印二紐斬二萬級築京觀於境上露布至

闕朝廷以樞相詔歸赴道數程而卒

范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曰

卿在陝西以主漕輓必精意邊事城郭甲
兵糧儲如何公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
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才能如此朕
所倚賴而職事皆言粗何也公徐對曰粗
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深
留意於邊事恐邊臣觀望要功生事結釁
夷狄殘害生靈耗竭財用糜費爵賞不惟
為今日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憂
臣願陛下究孟子交鄰之道修孔子來
遠之德使好生之德洽于夷狄彼將愛戴

陛下如父母雖其酋首桀黠欲侵侮我疆
其徒亦不為之用也

熙寧初韓魏公罷政富公弼再相神宗首

問邊事弼曰陛下御未久臣愚以為

首當推息惠布德澤二十年未可道着用
兵二字若于戈一興上貽聖憂下竭民
力願勿首先留意邊事萬一戎狄渝盟人
神共怒為應敵之計可也上曰所先當
如何富公曰阜安宇內為先蓋是時王荆
公已有寵勸帝用兵以威四夷於是用

王韶取熙河以窺靈武結高麗以圖大遼
又用章惇取湖北夔峽之地又用劉彝沈
起窺交趾二人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
偵知先浮海載兵陷廉州又破邕州殺守
臣蘇緘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逵趙
高宣撫廣南使直搗交趾逵老将與高議
論不合為交趾扼富良江兵不得進瘡死
者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進兵取靈
武夏人決黃河水櫃以灌吾壘兵將凍溺
飢餓不戰而死者數十萬人又用呂惠卿

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自
禧而下死者十餘萬人報夜至帝早朝當
守而慟哭宰執不敢仰視 帝嘆息曰永
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
曰臣嘗言之 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
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高曾言用兵不是
好事既又謂宰執曰自今更不用兵與卿
等共饗太平然 帝從此鬱鬱不樂以至
大漸嗚呼痛哉
种世衡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

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貳商旅使致之不問
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
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射的中者輒與
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
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
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
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城遂成
富彊於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記聞

制勝

曹瑋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餞
將官為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為節
若曰下某食即某隊設比至水飯則捷報
至矣大帥料敵當如此東齊紀事

曹南院瑋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兵引
去瑋領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
緩驅而還頗失部在其下憂之言於瑋曰
牛羊無用徒糜軍不若棄之慙衆而歸瑋
不答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安羊
而師不整遠還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

乃止以待之虜軍將至近使人請之曰蕃
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
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嚴軍
歇良久瑋又使入論之歇定可相馳矣於
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棄牛羊而
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為貪利以
誘之此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
猶有勝負速行之人若小憩則是痺不能
立人氣亦闕吾以此取之

筆談

所逐率衆掠懷安軍破漢州張忠定公方
與僚屬會大慈寺報至飲燕如故舉城憂
之賊又掠印蜀將趨益公適會客報者愈
急公復不問其夕始召上官正謂曰賊始
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今人
得所掠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
比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及
行公為出送于郊激其盡力正至方井果
遇賊一戰斬盱首餘黨盡平衆益服公料
敵制勝人所不及又記聞云張詠知益州

有巡檢所領龍猛軍入潰為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盜不可制者充之標悍善鬪連入數州停掠而去蜀人大恐詠一日名鈐轄以州牌印付之鈐轄愕然請其故詠曰今盜勢如此而鈐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必欲令詠自行也鈐轄宜攝州事詠將出討之鈐轄驚曰某今行矣詠曰何時曰即今詠顧左右張酒具於城西門上曰鈐轄將出吾今餞之鈐轄不得已勒兵出城與飲於樓上酒數行鈐轄曰某願謁於

公詠曰何也曰某所求兵糧願皆應副之詠曰諾老夫亦有謁鈐轄曰何也詠曰鈐轄今往必滅賊若無功而返必斷頭於此樓之下矣鈐轄震慄而去既而與賊遇果敗士衆皆還走幾十里鈐轄召其將校告之曰觀此翁所為真斬我不為異也遂復進力戰大破之賊遂平

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為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馬正惠公以卒三百進至蜀州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

計事公為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薄我
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
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盱等無噍
類神道碑

筆談云狄青平嶺寇賊帥儂智高兵敗奔邕
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謂趨
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
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
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
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名將譬如奕碁已

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
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
也

初樞密副使狄青自請擊儂智高以青為宣
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都大提舉
經制廣南東西路賊盜事諫官韓絳上言
狄青武人不足專任固請以侍從文臣為
之副 上以訪執政時龐籍獨為相對曰
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權輕偏裨
人人自用遇賊或進或退力不能制也今

青起於行伍者以侍從之臣副之復視青如無青之號令復不得行是循覆車之軌也青素善戰今以二府將大兵討賊若又不勝不惟嶺南非陛下之有荆湖江南皆可憂矣禍難之興未見其涯不可不謹青昔在廊廡居臣麾下沈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事委之使青先以威齊衆然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以為憂也上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度處置民事則與孫沔等議之時余靖軍于賓州

聞智高將至棄其城及芻糧走保邕智高陷賓州靖引兵出揚言邀賊留監押守邕州監押亦走智高復入邕州十一月狄青至湖南諸道兵皆會諸將聞宣撫使將至爭先立功余靖遣廣南西路鈐轄陳某將萬人擊智高為七寨逗遛不進十二月壬申朔智高與其戰於金城驛某敗遁歸死者二千餘人棄捐器械輜重甚衆交趾王德政請出兵二萬助收智高狄青奏官軍自足辦賊無用交趾兵可下詔交趾毋出

兵青又請西邊蕃落廣銳近二千騎與俱
五年正月青至賓州余靖陳某皆來迎謁
時饋運未至青初令備五日糧既又備十
日糧智高聞之由是懈惰不為備上元張
燈高會先是諸將視其帥如僚寀無所嚴
憚每議事各執所見喧爭不用命已酉狄
青悉集將佐於幕府立陳某於庭下數其
敗軍之罪并軍校數十人皆斬之諸將股
栗莫敢仰視余靖起拜曰某之失律亦靖
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

任也於是勒兵而進步騎二萬或說儂智
高曰騎兵利平地宜遣兵守崑崙關勿使
度險俟其兵疲食盡擊之無不勝者智高
驟勝輕官軍不用其言青倍道兼行出崑
崙關直趣其城智高聞之狼狽發兵出戰
戊午相遇於歸仁鋪青使步卒居前匿騎
兵於後蠻使驍勇者執長槍居前羸弱悉
在其後其前鋒孫節戰不利而死將卒畏
青令嚴力戰莫敢退者青登高丘執五色
旗麾騎兵為左右翼出槍之後斷蠻軍為

三旋而擊之槍立如束蠻軍大敗殺獲三千餘人獲其侍郃黃師密等智高走還城官軍追之營其城下夜營中驚呼蠻聞之以為官軍且進攻棄城走明日青入城遣裨將于振追之過田州不及而還智高奔大理捷書至上喜謂龐籍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狄青還上欲以為樞密使同平章事籍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以卿為使相然今敵尚多卿為使相安肯復為朕盡死

力耶賜錢二十萬緡而已今青雖有功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且青起軍中致佐二府衆論紛然為國朝未有此比今有幸而立功論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使青得罪於衆人也臣所言非徒便於國體亦為青謀也昔衛青已為大將軍封侯立功漢武帝更封其子為侯陛下若謂賞功未盡宜更官其諸子爭之累日 上乃許之二月癸未加青護國軍

節度使樞密副使如故仍遷諸子官既而
議者多謂青賞薄石全招復為青訟功於
中書五月乙巳竟以青為樞密使記聞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峴崙開青至賓
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
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
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
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
數使人勸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
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筆談

种世衡嘗以罪怒一藩落將杖其背僚屬為
之請莫能得其人彼杖已奔趙元昊甚親
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詢得其機事
以歸衆乃知世衡用為間也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魏公為經略招討副使
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范文正公守慶
州堅持不可是時尹洙為經略判官一日
將命至慶州約范公以進兵范公曰我師
新敗士卒氣沮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
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

勢也洙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不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魏公遂舉兵入界次好水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遽還至半塗而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既而哀

慟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范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東軒筆錄

拾遺類

議論反覆

議論反覆

王荆公知明州鄞縣讀書為文章二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貲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寧初為執政所行之法皆本於此然荆公知行於一邑則可不知行

於天下不可也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
人急於功利遂至決河為田壞人墳墓室
廬膏腴之地不可勝紀青苗雖取二分之
利民請納之費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名
新舊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馬尤有害天
下騷然不得休息蓋 祖宗之法一變矣
獨役法新舊差寡二議俱有弊吳蜀之民
以雇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荆公
與司馬溫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
四方風俗故荆公主雇役溫公主差役蘇

內翰范忠宣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為未
便章子厚荆公門下士復以雇役為未盡
三人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
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於所主元祐
初溫公復差役改雇役子厚議曰保甲保
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
以雇役代差役議之不詳行之太速故後
有弊今復以差役代雇役當詳議熟講庶
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溫公
不以為然子厚對 太皇太后簾下與溫

公爭辯至言異日難以奉陪契劔 太后怒其不遜子厚罪去蔡京者知開封府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之法為差役至政事堂白溫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紹聖初子厚入相復議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論久不決蔡京善提舉白子厚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尚何講為子厚信之雇役遂定蔡京前後觀望反復賢如溫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也 見錄

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德舊人論議不叶荆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臺閣內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也洎三司論市易而呂參政指為沮法荆公信以為然堅乞罷相既出呂嘉問張諤持荆公而泣公慰之曰已薦呂惠卿矣二子收淚及惠卿入參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其可以傾奪荆公矣遂更朋附之既而鄧潤甫在狀廢王安國而李逢之獄又挾李士寧之

事以撼荆公又言熙寧編勅不便乞重編
修及令百姓手實供家財薄又欲給田募
役以破役法其他寅緣事故非議前宰者
甚衆綱紀幾紊天子斷意再召荆公秉
政鄧綰懼不自安欲弭前迹遂殺張若濟
事返攻呂惠卿朝廷俾張諤為兩浙路
察訪以驗其事諤猶欲掩覆而鄧綰復觀
望意指薦引匪人於是惠卿自知不安乃
條列荆公兄弟之失凡數事面奏意欲
上意有貳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

荆公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
明義不足以勝奸故人入與之立敵蓋謂
是也既而惠卿出亳州鄧綰張諤之徒皆
以罪去然自是門下之人皆無固志荆公
無與共圖事者又復請去而再鎮金陵故
詩有紛紛易變浮雲白落落難鍾老柏青
者蓋謂是也

出東軒筆錄

又云熙寧七年王荆公初罷相薦呂惠卿為
參政呂得君怙權慮荆公復進因郊禮薦
荆公為使相方進熟上察見其情遽問

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呂無以對又曰李士寧者蜀人得導氣養生之術又能言人休咎王荆公與之有舊每延於東府迹甚熟及呂惠卿執政會山東告李逢劉育之變事連宗子世居起獄推治劾言言士寧嘗預此謀敕天下捕之獄具世居賜死逢育棄市士寧決杖流永州連坐者甚衆呂為此獄引士寧者意欲有誣讎會荆公再入謀遂不行王荆公再秉政既逐呂惠卿門下之人復為

諛媚以自安而荆公求退告去尤切有練亨甫者謂中丞鄧綰曰公何不言於上以丞相之子雱為樞密使諸弟皆為兩制壻姪皆館職京師賜第宅田邸則庶幾可留也綰如所戒言之上察知其阿黨亦領之而已一日荆公復於上前求去上曰卿勉為朕留當一如卿所欲但未有一穩便第宅耳荆公駭曰臣有何欲且何為而賜第上笑而不答翌日荆公懇請其由上出綰所上章荆公即乞推劾

先是綰欲用其黨方揚為臺官懼不取人望乃并彭汝礪薦之其實意在揚也無何上黜汝礪綰遽表言臣素不知汝礪之為人昨所舉鹵莽乞不行前狀即此二事上察見其姦遂落綰中丞以本官知蒲州亨甫奪校書為漳州推官綰制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士薦人不循分守又曰朕之待汝者義形於色汝之事朕者志在於邪蓋謂是也東軒筆錄公亦不言

王荊公與呂申公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

相天下不太平及薦申公為中丞其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下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姦荊公之喜怒如此蓋孫覺莘老嘗為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羨鬚誤以為申公也聞見錄

王荊公在臺閣侍從時每為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政道後世所當行也及入司政事而孫莘老李公擇在諫

職二人者熟荆公此論遂列奏請舉行之
荆公不可曰是又益兩參知政事也呂氏

陳瓘雖緣蔡氏得罪而首論私史力排王氏
王蔡之黨如薛昂蹇序辰何執中鄧洵仁
洵武蔡疑之徒皆當時協力排陷欲殺公
者亦不獨蔡京兄弟而已蔡疑與公初不
相識公上宰相書謫守海陵疑為太學生
以長書遺公論天下事皆合天下之公議
遣人致於海陵謂公諫疏婉而有理似陸

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明
正道則韓文公其人也至次年疑以對策
為大魁所陳時事與前書頓異於是愧悔
而欲殺公以滅口密贊京黨出力尤甚正
彙三山之竄石城台州紛紛皆其所為也

遺事

報應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求見趙普言
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春州雖在
內地而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以外彰寬

宥乃置於必死之地普領之後月餘符坐
事貶宣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令再貶
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
餘卒

寇萊公好士樂善不倦推薦丁謂之徒皆出
其門公與丁謂會食都堂羹滌公鬚謂起
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政而親為宰相拂
鬚耶謂慙不勝公恃正直而不虞巧佞故
卒為所陷公貶雷州時丁與馮拯在中書
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

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之而已丁乃
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
事者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
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
遣人以蒸羊逆于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
不放出聞者多以為得體

石介既卒夏竦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此
走胡矣尋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
以驗虛實是時呂居簡為京東轉運使謂
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孛戮

不為酷萬一介屍在即是朝廷無故殺人
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部言
遂劾介之內外親族及會葬門人姜潛以
下至於舉柩空棺之人合數百狀結罪保
證中使持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譖後夏
竦死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上曰
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至其家澆奠
畢躊躇久之命大閹去竦面罽而視之世
謂剖棺之與去面罽其為入主之疑一也
亦所謂報應者耶

丁謂既逐李文定迪於衡州遣中使齎詔賜
之不道所以李聞之欲自殺其子東之救
之得免謂因大行貶竄王欽若丁度等皆
投之遠方時王沂公會參知政事不平之
曰責太重矣謂熟視久之曰居亭主人恣
未能免也沂公蹙然而懼因密謀去之內
侍雷允恭既有力於謂深德之至是允恭
為山陵教監司天邢中和為允恭言今山
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
曰如此何故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斧水

耳允恭曰先帝獨有上無它子若如秦
王墳何故不用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
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爾允恭曰
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安
有不從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
穴及允恭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何
輕易如此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謂
真道所以謂亦知其非而重違允恭無所
可否唯唯而已允恭不待謂決語入奏
太后曰山陵使亦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

有石石盡水出沂公具得其事以謂擅易
陵地意有不善欲奏之而不得間語同列
曰曹無子欲令弟子過房夾日奏事畢略
留奏之謂不以為疑太后聞之大驚即
命差官按劾其事而謂不知也比知之於
簾前訴之移時有內侍卷簾曰相公誰與
語駕起久矣謂知太后意不可回以笏
叩頭而退謂既得罪山陵竟就下穴蓋謂
所坐本欲成雷允恭不忍破其妾作耳然
其邪謀深遠得位歲久心不可測平時陰

險傾陷正人雖沂公以計傾之而公議不以為非也

真宗既疾甚殆不復知事李迪丁謂同作相內臣雷允恭者嬖臣志自劉后以下皆畏事之謂之進用皆允恭之力嘗傳宣中書欲以林特為樞密副使迪不可曰除兩府須面奉聖旨翌日爭之上前聲色俱厲謂辭屈悅首鞠躬而已謂既退迪獨留納劄子上皆不能省記而二相皆以郡罷允恭傳宣謂家以中書闕人權留謂殺

遣謂因直入中書見同列名堂吏諭之索文書閱之來日與諸公同奏事謂士亦無語衆退獨留及出道過學士院問吏今日學士誰直曰劉學士筠謂呼筠出口傳聖旨令謂復相可草麻筠曰命相必面得旨果爾今日必有宣召麻乃可為也謂無知之何它日再奏事復少留退過學士院復問誰直曰錢學士惟演謂復以聖旨語之惟演即從命既復相乃逐李公及其黨罪人為之一空將草李公責詞時宋宣獻知

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詞既上謂猶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其言上前爭議曰罹此震驚遂至沈頓謂所定也及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即為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曾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

咸平中李士衡在館職日嘗使高麗武入為副使高麗禮幣賂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船底敝漏副使者以士

衡所得鱸魚藉船底然後實已物至海內遇大風船欲傾覆副使倉惶悉取舟中之物投之海中更不別擇約投及半風息船定既而檢點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一無所失

續資治通鑑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童子厚又以為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儆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其報復如此

聞見錄及事略

噫是編也藥石子疾多矣却掃八年安之
義命宦馳六載粗不愧見吏民皆是編之
助也客有好事者從予抄錄予曰單見謏
聞藉是強而進耳何敢以示人客曰遽伯
玉恥獨為君子豈用心之未廣耶子嘉其
說遂鋟木于九江郡齊端平改元三月旦
善書再書

自警編五卷南宋端平刻本歷來著錄多稱
嘉定甲申蓋未見後跋之故此本楮墨精舊
字體奇勁洵為端平原刻且每行十七字与
尋常所稱每行廿字者不同尤為希有識者
珎之

乾隆丙辰十二月祀竈日書於翼經堂南榮下



自警編五卷南宋端平刻本歷來著錄多稱
嘉定甲申蓋未見後跋之故此本楮墨精舊
字體奇勁洵為端平原刻且每行十七字与
尋常所稱每行廿字者不同尤為希有識者
珎之



